

读书

副刊

主编：施虹
责编：曹晖
(0451-84691037)
执编/版式：杨铭
(0451-84655106)
见习编辑：石琪
美编：倪海连
投稿邮箱
a84655106@163.com

对话黑鹤 与不同的生命结伴而行

有关获奖作品《驯鹿六季》及其他

□任永恒

记得在好多年前，一个朋友同我说，在中国从事儿童文学的作家群中，有可能在国际上产生影响力的，是你的黑鹤，他背对人群，在自然中选择自由、善良与爱。于是，我就小心地读他的《狼谷的孩子》，我读到了文字中弥漫着油画般的褐色的风和天地间不同生命的结伴而行。于是觉得，黑鹤这次获全国大奖是很自然的事。
“我不吃惊，你信吗？”
在电话那头的黑鹤笑了。

A

关于获奖作品《驯鹿六季》

黑鹤：我个人很喜欢这部作品。一个北京男孩儿，妈妈出车祸后因痛苦而失语，爸爸带他来到了大兴安岭深处的鄂温克族营地，遇到了叫秋鸟的老人，与不同的生命在一起生活，得到了慰藉和成长。

任永恒：一个城市孩子贸然闯入丛林的深处，碰到了自然属性保持相对完整的人们，两个世界不期而遇。我理解十四岁的孩子不曾大惊小怪，反常理是孩子常见的行为，可在写作中是需要常理的。

黑鹤：有的时候，城市也是丛林，甚至比真正的丛林更为冷漠。而真正的丛林之中还有很多生命，有很多温暖的瞬间。那位鹿鄂温克老人秋鸟，是这孩子与森林之间的纽带，因为这位老人，这孩子可以通过另一种角度进入丛林。

大约是在十几年前，我第一次走进鹿鄂温克人的营地时还很年轻，在那些老人的口中，我是个“小蒙古”。正因为几位老人的恪守，在那里尚保留着一些古老的传统，这里包括生存方式、习俗和只有他们才能找到的快乐。如今，很多老人已经逝去了，他们也带走了一些注定要消失的东西。在这个小说里，自始至终我没有交待那个孩子的名字，他只有一个在森林中的使鹿鄂温克语名字——夜鹰。他进入森林，在森林里获得认可，并且重拾生活的信心，这是成长也是一种自我疗愈的过程。

任永恒：我也去过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可马上就在他们的眼中读出了陌生，瞬间建立的是参观与被参观的关系，人与人之间本不该是这样。

黑鹤：进入一个未知的世界，从来都是一种闯入。但是，如果最初就以一种谦卑的姿态进入，就不会被拒绝了，也就是闯入者。我第一次深入北方的森林就被使鹿鄂温克人接纳，因为我对这个民族的文化很感兴趣，而且北方少数民族的很多传统文化和生活习惯都是相通的，甚至包括饮食，所以我可以迅速地融入那种生活，并乐在其中。

在森林中放养驯鹿的使鹿鄂温克人，史称驯鹿通古斯或使鹿通古斯。据史料记载，这部分鄂温克人最早生活在外贝加尔湖沿岸东北勒拿河流域和额尔齐斯河沿岸苔原地区，为躲避战乱及俄国移民的倾轧，大约300年前迁徙到额尔古纳河流域的大兴安岭地区。1973年，中国政府在满归成立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2003年8月，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的猎民离开森林，迁入内蒙古自治区根河市的永久定居点新敖鲁古雅乡，但少数使鹿鄂温克人至今仍然在山上的营地放养驯鹿，保持着使鹿鄂温克人固有的生活方式。使鹿鄂温克人的新一代，对现代的生活还是比较适应的，但是，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确实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

B

关于动物小说

任永恒：这些年来关注你的不仅只是小读者，你的作品属于儿童文学家族，有自然文学属性，又具体到动物小说。其实，写动物的作家并不少，可字面上弥漫着荒野之风，对不同的生命样本，你赋予它们一种天然和血性，这里显示的是高贵，在你的内心深处是什么在支撑？

黑鹤：与童年经历有关。我四岁到八岁生活在蒙古草原。骑着我的小马，在没过头顶的草丛中，远处的亲人只能看见被我搅动的草尖；在需要回城上学时，耳边挥之不去的是我养的两只“白色狮子”用爪子挠绿色车箱的“吱吱”声。

任永恒：优秀的作家都有一个大致的共识，文学的故乡是母亲、自然与童年记忆，这在你的作品里表现得非常透彻。里尔克也说过，诗人的祖国是童年。

黑鹤：我通常约束自己在符合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写作。虽然动物小说属于一种类型小说，故事本身可能是杜撰的，但是有一点我认为很重要，就是细节一定是真实的。我更愿意将我创作的作品称为自然文学。

我的作品一直以呼伦贝尔草原和大兴安岭森林为背景地，我了解这片土地。我在创作关于蒙古马的长篇小说《血驹》时，仅搜集素材就花费了三年半的时间，其间走访了呼伦贝尔草原上很多的牧马人，我会送给每位采访过的牧马人一匹马靴。我也不记得送出了多少马靴，后来我已经跟淘宝上卖靴子的卖家成为朋友了。我这么做，是为了向那些老年的牧人表达自己的敬意，感谢他们将最真实并最具有震撼力的细节分享给我。

我的小说中所有的细节都符合动物的自然属性。否则就会成为动物魔幻文学或者动物童话。我通常不喜欢用童话的方式写动物，小说和童话完全是不同的文学类型，拥有各自完善的体系。

动物小说是自然文学的一部分，我认为对自然文学的阅读，也是一个孩子自然观的形成。我希望一个孩子能够多阅读一些自然观正确的作品，保持对所有生命的尊重，懂得与其他生命共享这个世界。

关于动物知识的积累来自多个方面，很多年来，我一直通过各种资料和网络学习动物行为学。另外，常年生活在呼伦贝尔草原上，田野调查一直是我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草原上做田野调查或者素素材的搜集，永远不能拿着一个小本去记录。我的很多作品中一些特别的叙事，都是源自与年老牧人的午后闲聊，都是一些正在被遗失的细节。

任永恒：你刚才引入一个需要展开的词，自然观，这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黑鹤：当读者开始关注动物，其实也就是在关注除了人类之外其他生命，而这些生命也就随之会关注我们。我一直非常努力地在自己的作品中，向孩子们展现一些很乌托邦的词语——自由、忠诚、善良和爱。我希望孩子看过我的作品之后，放下书，能感受到风吹过草原，就足够了。

C

关于两只小狼

任永恒：记得在你的生活中和作品里都有过两只小狼，正因为它们的存在，你们才一起成为“自然之子”“草原之魂”。

黑鹤：我小时候养过两只小狼，随着它们一天天长大，发现它们开始疏远我，除了喂食的时候，它们总是与我保持着礼节式距离。后来我注意到，与它们的联系仅仅是食物，我是施与者，它们是领受者。它们看到食物时充满渴望，取食的速度太快了。终于，我失去了用手直接喂它们食物的勇气，只能采用抛喂的方式，或是放在盆子里，将盆子推给它们。它们也开始拒绝跟我一起游戏，即使游戏，它们的力量也太强大了，不止一次咬伤我的手。

有一次，当一只小狼逃到床下，我去拉它的尾巴时，它回头向我发出阴沉的低嗥。在昏暗的床底，小狼的眼睛里闪现着绿色的荧光，它缩起上唇，露出雪白的獠牙。在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它们的野兽本性，并时刻向我展示荒野的力量。

那两只小狼越来越难以控制，并对年幼的我造成的伤害也逐渐升级。终于在一个早晨醒来的时候，它们不见了。成年人的托词是已经将它们放到草原深处去了。我曾经为此哭了，直到得到一只狗崽。

成年后我终于理解小狼即便在荒野中因缺少足够的生存能力而夭折，也比继续生活在人类世界要好。我看到一些狼生活在动物园的围栏之中，无精打采地在那里睡觉，供游客参观；还有的草原游乐场，将狼圈养在那里，设置与小狼合影收费的项目。为了保证安全，小狼的四颗獠牙被旅游景区的工作人员用钳子夹断，这太残酷了。近年来，佩戴獠牙（猛兽獠牙）成为一种时尚。狼牙皆得杀戮狼而获得，一头狼只有四颗獠牙，不可再生。狼被残忍捕杀并拔下獠牙，它的灵魂不会保佑那些佩戴它牙齿的人。所以认为狼牙有辟邪功效的说法多为商家编造的无稽之谈。

我还想同读者说的是，永远不要相信那样的温情故事——有人救了一只被母狼抛弃的奄奄一息的小狼，把它养大……那是世界上最虚伪的故事。但是悲哀的是，事实上很多以狼为题材的故事是这样开始的，这显然是一种自然知识的匮乏。好的自然文学是希望读者树立一种正常的自然观，以一种平等的态度对待世间万物。

母狼在哺乳期会以惊人的勇气保护自己的幼崽。草原上的游牧人都知道，一旦掏了狼窝偷了狼崽，那么等待他的将是母狼无休止的复仇与纠缠。当夜晚来临，母狼会长久地在营地附近徘徊嚎叫，抓住一切机会杀死牧人的牲畜。

在自然界，不仅仅只有人世间的生命群体都有资格与你相向而行。如果我们把每天都过得向真、向善、向美，那么会很自然地建立起生命之间的敬畏，敬畏是一种爱。这是我凝视黑鹤，读完他作品想说的。我也算写过几篇儿童小说的人，可在黑鹤面前，显得是那么笨拙和无聊，会有一天自然的荒野之风也旋在我的心灵深处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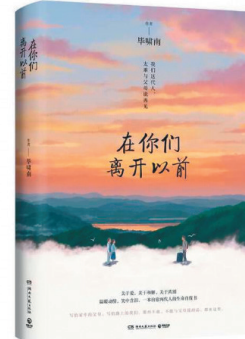
2017-6
明天出版社
黑鹤
《驯鹿六季》

开卷书单



《我的二本学生》
黄灯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8

《我的二本学生》是黄灯的一本非虚构作品，作者从自身的教学日常写起，通过任教公共课、当班主任以及“导师制”等不同的教学形式，尤其是在接受学生求助和咨询等琐碎的职业体验中，获得了学生群体成长的一手资料。本书稿是对这些学生成长和困惑的体认，并结合作者自身的际遇对学生毕业后的境况做了跟踪和思考，折射出当下多数普通年轻人的状况，并勾画出一批年轻人最为常见的成长路径。



《在你离开以前》
毕啸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1-8

这是一本治愈两代人的生命自渡书，讲述了有关两代人之间的深情、碰撞、疑惑与无法缝合的生命之感。在“离别”“老去”“和解”“礼物”等主题的探索中，展示了一代年轻人对于两代人关系的思考与生命意义的思索。通过一个令人动容的故事，我们也终于懂得，如何真正地理解、尊重父母，帮助他们在精神上体面地老去。



《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
叶文玲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0-6

《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是著名作家叶文玲历时多年精心创作，可谓目前市面上详尽、完整、可信的常书鸿传记。为写作此书，叶文玲六次前往敦煌，与常书鸿先生及其家人、友人建立了非常好的友谊，收集了大量一手的资料。本书讲述了常书鸿守护敦煌的坎坷一生。全书30章，从常书鸿的少年开始讲述，娓娓道来，直至常书鸿病榻前的人生回顾。



《心居》
滕肖澜
北京十月文艺有限公司
2020-10

《心居》是新海派实力作家滕肖澜的长篇小说新作，深潜于生活，道尽普通人对于“小日子”不懈持有的热爱，纷杂日常中的极力争取。书中写的是此刻的上海，有着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常驻者，折腾半辈子只为落叶归根的老上海人，不想变得透明而努力上进的新上海人。在日新月异的大都市大时代里，以顾家三兄妹为代表的上海人们，围绕房子衍生出种种悲欢交集的人生经历。历经生活的劫波，他们渴求更丰沛的物质生活，同样也不遗余力地为个人灵魂寻找妥安的栖居之处。

摘自《驯鹿六季》第6章《雪》

冬眠的熊

书摘

他指给我看倒木下面紧贴着地面的一个小洞。

最初我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小洞，直径比我的拳头大不了多少，而仔细观察，会看到洞口结着霜，显然，里面一直有热气在冒出来。有时候，在有温暖泉水的地方会有这样的洞，而洞口因为有热气冒出也就会结霜。

但是这样的地方，无论如何不会有温暖的泉水。

秋鸟为什么会表现得如此恐惧？

安静，不能发出任何声音，不能惊扰到森林中莫大的危险。

我突然间似乎明白了这是什么，这是冬天的神秘隐藏，只在传说之中。秋鸟正向我展示冬日森林中最伟大的秘密。

秋鸟示意我蹲下。

我慢慢地蹲下，蹲得很慢，我甚至为自己的膝关节发出的细微的响声而紧张。

终于，我蹲在这如同拳头般粗

细的洞口前。

里面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但是，如果仔细看，可以看出那里其实正飘出一缕几乎无法识别的白汽。而随着那白汽一起飘出的，有一种与这洁净的雪地气息完全不同的气味弥漫其中，夹杂着某种令我感到眩晕的膻味。热烘烘的臭气，似乎是一个很久没有刷牙的人口中的气味，但这种气味要强烈一百倍。我屏住自己的呼吸，将耳朵贴近这小小的洞口，听从那洞中传出的声响。

也许里面有一个洞穴，很深，而这洞口似乎起到了某种特殊的拢音效果。那是一种浑厚的声响，像我第一次将一个贝壳贴近耳边的那种回响。但是，这声音更加真实。如同来自地底的潮水，仿佛冬日里大地深藏于雪下的脉动。

终于，我明白，这是一头在洞中沉睡的熊发出的呼吸声，也许可以理解为细微的鼾声。

它在沉睡中打着呼噜。

我回头望向秋鸟。

秋鸟在微笑，显然，他明白我已经听到了。

他示意我慢慢地起身，然后又以那种接近凝固般的方式后退，我可以感受到秋鸟内心的恐惧。

这种恐惧不是颤抖，而是真正了解森林的人对巨兽真实的敬畏。它强大的力量像山一样可以压倒一切。

它在这雪下沉睡，是像冬天蛰伏的荒野，只是暂时地沉睡。

我们慢慢地后退，退出十几米之后，我才跟着秋鸟一起转身，离开这熊在冬天的休憩之地。这是不可侵犯的领地。

回到滑雪板的旁边时，我才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在刚才接近熊洞的这段时间里，我努力压抑着自己的呼吸，我摄入的氧气的量都减少了，相应地我想自己心脏跳动的速度也在减缓。那是一个沉静而安稳的过程。我从未想过自己会有机会接近一头沉睡的熊。



更多内容请关注
龙头新闻APP妙赏频道